

/// 读本好书

一部形象勾画中国铀矿采冶人的精良之作

——读《核铀国魂：揭开中国铀矿采冶神秘面纱》

■江小生

利用完整的2天时间,包括晚上,读完了杨勤良先生所著《核铀国魂:揭开中国铀矿采冶神秘面纱》一书,感触良多且颇深。

杨勤良先生客观上起到了为修水铀矿树碑立传、为中国铀矿采冶人临摹画像的作用。该书是厚重的。这里的厚重,不仅指的是它20多万字的篇幅,而是指它不菲的价值。中国核工业创建以来,反映核电、核科学基础研究、核武器研制等方面的文学作品很多,但反映中国铀矿采冶方面的文学作品简直是凤毛麟角。论起修水铀矿,别说普通中国人,就是很多核工业人都比较陌生,它在中国核工业体系中、在中国铀矿采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谈不上有多么显赫,而且早已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但作者深度挖掘这个从“全民办铀矿”中崛起、后被二机部收编的中型矿山,穷究其前世今生,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达到了物尽其用的程度,辐射了一个铀矿企业的方方面面,复盘了一个铀矿采冶“细胞”的孕育、成长乃至消亡的全过程。依愚之见,修水铀矿的创业者要感谢杨勤良先生。我作为中国铀矿采冶曾经的一分子,又置身于中国铀矿采冶的富矿二七二厂,却没能写出这样的著作,真是为之汗颜,看到了自己的巨大差距。

杨勤良先生扎实的写作作风值得很多人学习,更值得我

学习。为了写作该书,杨先生准备了8年,采访了500多人次。他采访的人中,大部分是普通的干部、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描述的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像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精挑细选典型场景,在一些人看来,代表性不强。但我认为,杨先生以原生态的形式反映了铀矿采冶人的精气神,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杨先生打破写作常规,不厌其烦地描写了一系列非典型场景,在不少地方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大堆名不见经传的名字。这些名字就像幕阜山上的一块块石头、一棵棵小草一样寻常,一样无声无息,在很多人的文章中,是要被用“等等”之类的字眼“等”掉

的。这正反映了杨先生的贫民情怀,他尊重任何一个普通人的高贵品格。在他眼中,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是集体的事业,不是个别精英人物的独角戏。看了杨先生的作品,我的眼前幻化出一个场景:在一个非常辽阔的战场上,身穿红衣的战士与身穿黑衣的军队正在厮杀。这种厮杀,从宏观上看,是集体对集体的厮杀;从微观上看,是一对一的捉对厮杀。从宏观上看,铀矿采冶事业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微观上看,铀矿采冶人就是核工业的“农民”,为核工业“种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的就是“播种、除草、灭害虫、收割”之类的日常琐事,似乎一点也不“高大上”。杨先生就是要展示铀矿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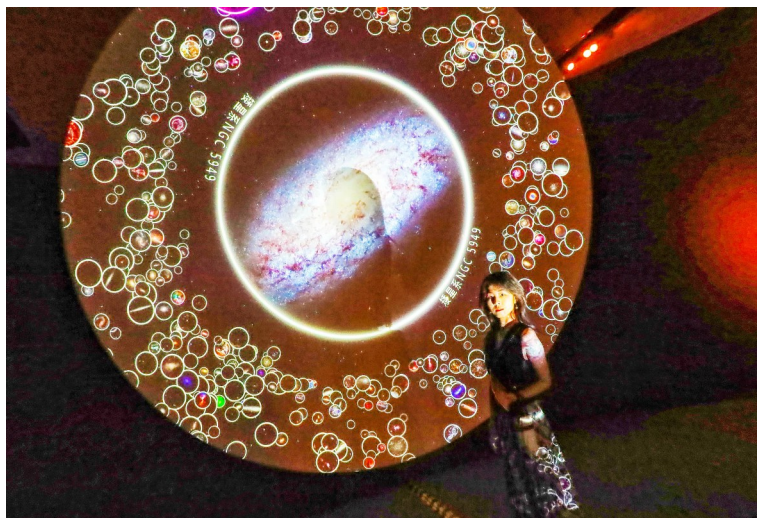
冶创业者的群像,就是要展示铀矿采冶系统芸芸众生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勃勃英姿。

《核铀国魂:揭开中国铀矿采冶神秘面纱》一书,内容所及,从修水铀矿扩展到铀矿采冶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铀矿建设,甚至与铀矿山建设密不可分的核地质方面。该书还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宋任穷、刘伟、苏华等核工业创建者深入一线矿山的情景,比如许世友、皮定均等军队高级将领与铀矿采冶结下的不解之缘,比如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白栋材关心铀矿建设的故事等。这些史料弥补了核工业正史相对较粗犷的不足,起到了为正史拾遗补阙的作用,弥足珍贵。

该书事实上没有停留在仅

仅对事实进行简单描述的层面,还深入铀矿采冶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是“两弹一星”、核工业精神?这本书对其进行了生动诠释。要找“两弹一星”、核工业精神的例子,这本书里俯拾皆是。《核铀国魂:揭开中国铀矿采冶神秘面纱》是一本难得的富有营养的好书,我读后收获很大。希望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相信不会让您失望。

作者简介:江小生,男,1964年6月出生,高级政工师。曾担任二七二厂机关党总支书记、二七二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二七二厂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出版2部个人文学作品专著《野蒿》《突围》。



“宇宙考古:时空探索”展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瑞士驻华大使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天文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办的“宇宙考古:时空探索”展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览将科学探索与艺术诠释融为一体,通过互动装置、动态雕塑、3D模型和沉浸式影像等形式,将真实的宇宙数据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视觉体验。展览内容涵盖了从早期天文仪器到现代先进望远镜的技术演进、人类与宇宙关系的思考、太空垃圾治理方案以及人类未来的星际生存畅想。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日。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李雪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无数民营企业从街头小厂成长为全球装备的重要提供者。《淬火年代》改编自阿耐的小说《艰难的制造》,脱胎于中国民营制造业的发展实录。回望创作过程,最触动我们的并不是故事本身的跌宕,而是故事背后的真实原型——那些在工厂一线扎根几十年的普通人。

剧本创作初期,我们曾走访宁波10余家民营制造企业。有人从上世纪60年代生产塑料凉鞋起家,一步步发展成全球性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也有人回忆90年代那段设备只能依赖进口的日子,“连挪动一下都要向外方打报告,否则就会被锁定,那种屈辱,一辈子都忘不掉。”如今这家企业的机床已能自主出口海外,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蜕变的背后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命运跃迁,更是一代

制造者用汗水与技术、一点一滴铸造出的国家底气。这样一段产业史,正是我想要讲的故事。

《淬火年代》的故事发生于1998年到2008年之间。短短1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亟须突破机制障碍与技术鸿沟。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剧变,推动无数普通人走向命运的风口浪尖。

主人公柳钧就是这样一位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作为90年代留学归来的工程师,面对父辈留下的老厂,他一边解决现实难题,一边坚持做“技术填空”,决心在困境中走出一条中国制造的自主之路。柳钧是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精神画像:不靠炒概念、不走捷径,而

是一步步摸索、试验、失败,再重来。技术不是谋生工具,而是一种信念。因为他坚信,“这个空白我们不填,别人就会来填。”

围绕柳钧,我们用不同角色折射一个时代的横截面。银行信贷员崔冰冰,在民营企业的困境中一次次伸出援手,用专业与理性为制造者提供了制度的“缓冲带”。钱宏明是柳钧成长道路上的伙伴,从出口贸易到房地产投机,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盘崩溃。他们是那个时代真实而又复杂的人,他们的选择汇聚成了“中国制造”转型的背景声。

“时代感”的表达是我的追求。剧中,从旧厂斑驳的墙皮到新厂智能的车间,从焊工身上的汗渍到会议桌上的技术图纸,都

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产业现场。服化道具变化的背后,是一个时代对个体命运的牵引力。在1998年至2008年这个时期,国家政策、市场逻辑、技术体系都在演变,是决定剧情走向的力量。比如技术泄露之后的法律维权空白、银行贷款的高门槛、专利制度的不健全,这些看似戏剧化的内容,其实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也映衬了时代高速发展下,制度与现实之间的摩擦与错位。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人物的选择变得更具分量,也让“时代感”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到剧情的内核之中。

比起制造业的呈现,我们更想呈现制造者的精神。这些人的价值不在于最终是否成功,而在于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前行。

这些今天依然坚守在一线的工程师,用焊枪、图纸和心血,打磨出了中国制造的今天。

《淬火年代》是一部工业剧,也是一部信仰剧。在我们看来,制造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表达。希望通过《淬火年代》向当下的年轻人展示:工业,不只是“车间”和“蓝领”的代名词,也是汗水、是理想,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制造的坚守与热爱。也许你在办公室调度数据,也许你在车间焊接零件,也许你在实验室埋头研发,只要你仍然相信“自己造”的价值,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制造者。

金属需经高温炙烤与骤冷锤炼,才能成材成器。制造业的革新如此,文艺作品的打磨亦然。希望通过《淬火年代》,观众隔着岁月的尘烟,依然能感受到时代发展中,中国制造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温度与力量。(作者为电视剧《淬火年代》导演)

相信“自己造”的价值

——电视剧《淬火年代》创作谈